



通俗文藝叢書

一個農民的真實故事

嚴文井著
東北書店印行



通俗文藝叢書

一個農民的真實故事

嚴文井著

東北書店印行

他國人民的實事

著作者 嚴文芳

出版者 東北書店

總店 哈爾濱道臺地段街
分店 佳木斯 齊齊哈爾 吉林
牡丹江 白城子 延吉
北安 梅河口 通化 赤嶺

經售者 各支店及分銷處

印刷者 東北書店印廠

每册定價六〇〇元

民國卅七年五月再版 哈.5000.

一個農民的真實故事

嚴文井

一 在記功大會上

只一天功夫，二道河子的農民就在小學校院裏，那四個一排的高大板倉前，用木頭同樹枝搭好了一個大棚子。在七月裏，這個棚子遮太陽是有用的，但對雨却顯然擋不住；好在這幾天天氣還好，昨天陰了一天，今天早晨居然又出了太陽，一百多個農民幹部已先後從各屯趕來，記功大會終於如期舉行。

我到會場的時候，會議似乎已經進行了一會，我就悄悄坐在旁邊一段木頭上。雙河的區工委正站在桌子前面問下面：『誰講呀？誰講呀？』大家有的在抽煙，有的在交談，彷彿沒有怎麼注意這話。過了一會，在我後面有一個



在記功大會上

人說：『我來講吧！』馬上從人叢中跨到了前面。

那是一個披一件黃卡機布短褂的，瘦瘦的年輕農民，神氣很嚴肅，他把雙手支在桌上，用那雙大而缺乏精神的眼睛看了大家一眼，隨就開口說：

『我說說咱們那工作，我說完了，大夥看是不是那樣，有不實的地方，大夥只管說。』

他挺直了腰身，把披着的衣往前拉了一下，接着說：

『我先說鬪王永屯的王老八吧，那次開完勞動英雄大會以後，咱們屯子裏大小工都組織起來了，我調查全村老小有什麼困難，大夥說：「就是沒有吃的。」我一看，眼跟前兒糧戶也沒多少，有一兩個舊中國的地主也都鬪了。我看附近那王永屯還有大地主沒有打垮，老百姓沒有小米吃不能生產呀，我就想去幫他們屯子鬪爭。

『一去到那裏，我先幫他們搞生產；那邊生產沒有搞起來，軍人家屬也沒人補助。我又看了看地主家裏情形，他們還是照樣不動彈。我想：他媽地主不幹活，必是有東西，先幫大夥編好生產組再說。

『編組的時候，我問大夥有什麼困難，大夥不吱聲兒。我尋思，這裏工作必定夾

生，就想怎麼發動他們。我看小組裏跑腿的多，我就說：「編了小組，咱們要去搶割，跑腿的一人領一畝地，天一好，一人一定侍弄五六畝。跑腿那能一輩子，娶不起媳婦，這都是地主剝削的緣故，咱們要打垮地主，把生產搞好，到秋後也要弄個媳婦。」

『王永屯八戶人編成了兩個小組。第二天早晨，張廣明來報告：「第二組不幹了，大夥同地主插棋去了，不跟咱們編組。」』

『我就對張廣明說：「這裏大地主還沒有倒，像王老八，鬪是鬪過一回，還沒有澈底。你得想個辦法，讓大夥都幹，明明果實在那兒擺着了。」張廣明說：「再鬪能行嗎？」我說：「能行。」』

『後來張廣明就連絡一些窮人把王老八抓住，大夥就同他鬪開了。』

『王老八先啥也不肯說。我說他一定有東西，大夥就想辦法嚇唬他。他害怕了，才說出兩付鉗子來。後來又在他屋裏棚頂上找到十幾個麻袋；又挖出一口缸，裏面裝的盡是布疋衣裳。我想這傢伙還能有，告訴大夥再追他。他又不肯說。我從兜裏掏出一個紙條，其實我一個字也不識，我說：「我有情報，快說吧！」他也不知怎麼一回事，就又說了，在大牆後面，「掉水」底下，挖出一個木桶，裏面裝了二十來件衣裳。」』

說到這裏，會場裏所有人都笑了，這個年輕農民也微微笑了一下，停了一會，他又往下說：

「以後就是鬪王芳，這個傢伙真尖，鬪了好多日子，才拿出兩個金鑷子，兩付鉗子；後來，大夥又從烟筒橋子底下挖出了一口大缸，大夥都以爲他澈底了，要取保放他，我就不信地主會說實話，走過去對他說：「你還有金鑷子，快說了吧。」

「他聽我這一說就打巴兒，我就知道他準是有。大夥又要鬪，他承認還有一付金鑷子沒拿出來，要求自己去取，大夥不答應，派張廣明同他一起去取。

「走在半道上，他對張廣明說：「跟你說實的，我一共有三付金鉗子，兩個金鑷子。我們一家一半，拿一個鑷子給農民會行不行？」張廣明說：「行。」

「他領張廣明到地裏豆角根兒底下去挖，那時候正下着雨，下了一地壟溝水，往下挖，露出了一个小鑷兒，張廣明過去就一把搶過來了。

「地主兩口子都跪下了，說：「不留給我們一點？」張廣明抬起腿子就是一下：「留給你一脚！」

「拿到農民會一看，鑷子裏裝的是五付金鑷子，三付鉗子，兩個鑷子，兩個銀兜兜

鍊兒，兩塊銀牌，一個大老頭銀元。」

二、幫窮哥兒們開腦瓜筋

講到這裏，他似乎有些疲乏，歇了一口氣，又大聲音往下說：

「我想說一說發動大夥的事。會員有道理不明白，就要告訴他們，幫他們開腦瓜筋；要發動大夥鬪爭，不然就成了包辦了，還用會員幹啥！這一點我是從工委那裏學來的。要發動大夥就要耐心同他們談，慢慢談道理，有時要談好幾天才發動得起來。」

「怎麼個談法呢？比方，我第一次在本村鬪王福慶，他是偽滿區長。我召集大夥開會，大夥先不肯講話，我就問大夥：「咱們窮哥兒們是怎麼窮的？今天來算個賬吧，大夥說，咱們是怎麼窮的，人家又是怎麼有的？」有人就說：「人家各個兒有錢唄，窮是命不好。」

「那我就說：「命不好就該窮嗎？咱們打不打算往好過呀？」有人就說：「哪人還不想往好過！」

「我說：「想往好過，咱們想想地主的錢是誰給他掙的。」有人還是那樣說：「人

家各個 掙的唄。』另外有的人就說：『人家錢多，錢掙錢。』



幫窮哥兒們開腦筋

『我問：』他那是拿誰的錢過有的，是不是咱們窮哥們給他掙的呀？』大夥還不明白，說：『人家花錢僱咱們，怎麼是咱們掙的？』

『我問：』地主不下地？盡都是誰給他剝草，誰給他薅草？』大夥都說：『那當然是咱們窮哥兒們。』

『我又問：』假設沒有咱們，他能不能活？』大夥說：『不能活，沒有咱們，他活不了。』

『我說：』對，地主沒有咱們就不能活，咱們好好算清這個賬，看他們是怎麼有的，看他說頭房，二房媳婦都是誰給他掙的。咱們還有三四十歲還撈不上媳婦的是怎麼一回事？他有錢吃得大肚子勒勒的，咱們還穿不上褲子是怎麼一回事？咱們是不是算計

不過地主呀，僞滿時候誰說話能算呀？」

「這回大夥都說了：『有錢的唄！』」

「我又問：『什麼樣人爲大爺呀？』大夥說：『有錢的就是大爺。』」那末，窮人爲啥？」

「窮人就爲土包子，三孫子唄。」

「我說：『假設地主算計咱們，咱們是不是能明白呀？假設咱們不給他幹活，他的房子能不能給咱們住，是不是要攆咱們搬家？他不幹活，他的錢是不是咱們一點一點給他掙的呀？大夥好好想想，給他抗大活，叫工也剝削，咱們小工子也叫他剝削，是不是什麼事情都給他計算到了，是不是咱們老婆都往他手裏算計去了？大夥說，地主對咱們到底有沒有好處？』」

「大夥都說：『沒有，這末一算，這回他一點兒好處也沒有了。』」

「我又說：『剝地的時候，地主給大夥拿一盒洋火，是不是大夥只要少歇一會，啥錢也都給他掙回來了？抗活要不給他往好幹，他是不是要罵咱們喪良心呀？他是不是拿着咱們的錢調理咱們？咱們鬪他的東西是不是拿他的？』」

「大夥都說：『不是！』我問：『誰的？』」

「是咱們的，都是窮人的，沒有地主一

點，他欠咱們的，多啥也還不起咱們。」

「我問：『你們打不打算朝他要呀？』」

「大夥來火了：『還不要？這回一定找他算賬，要東西，他媽的對窮人一點兒好處沒有！』」

「談到這時候，大夥腦瓜筋開了，啥話都肯說，也就發動起來了。就是有時候要談好幾天，……」

三、我認識了劉俊英

這個瘦瘦的年輕農民的講話打動了我，我感到其中有一些特別的東西；他不僅堅決，有智慧，而且在這二者之外，似乎有更多的東西。休息的時候，我向工委打聽他是誰，工委告訴我：『這就是那個劉俊英，白土崗子的民兵隊長。』

我馬上記起來了，我先就聽見過這名子。那是區工委同阿城的政委在惋惜雙河區一個好農民幹部，如何爲了擺弄一隻匣櫃子，不小心走火把自己打死了的時候，談起現在全區最好的幹部是誰，談到了他。

我決心找他談談。繼續開會後，當我向人當中尋找他時，有人告訴我他生病，已經回住的地方去了。當天晚飯後我找到他住的地方。原來他是大腿上生癩子，不能坐，我進屋的時候，他正側着身子蹲在炕上。我說出來意，旁邊幾個積極份子都笑了，插嘴說：『他的事兒可多哩，兩天也說不完。』

劉俊英問我：『怎麼談呢？』我說：『就像你白天講話時那樣談，隨便說，反正說的都是你自己的真事兒，從哪兒說起都行。』他點點頭，表示懂得了我的意思。

屋裏的人對這件事都表示很有興趣，劉俊英談着的時候，有人就自動帮他補充材料，當中他說得快了一點，另外有人就勸他說慢一點，讓我好記。

他開始告訴我，他一共姐妹六個，哥兒們佔四個；他小名叫做保育，今年二十八歲，爺爺那一輩從山東搬到東北來，一連三代都是給人抗活，賣功夫，租很少一點地種。在他父親手裏曾經有過一匹馬，那時他還很小，因為還人『飢荒』，把那馬賣了。他出生在雙城南邊的南下坎兒，在那裏長大，直到他二十三歲結婚以後，他丈人讓他搬到阿城來，住在雙河白土崗子他丈人跟前，爲的是這一帶地好租，找燒的也容易。那時他母親早已去世，搬阿城不久，父親也瀉肚死了，他就帶着三兄弟同老兄弟過日子。他

們一共租了兩畝地，老兄弟給人放馬，餘外的時間，他同老三還賣零工，給人割地，直到翻身以後分到三畝六畝地，自己才算第一次有地。

這一次談到這裏因為天晚暫停，以後每天我都去找他，繼續聽他講自己的故事。這當中我發現他精神不足，談話費力，似乎他的病還不止是長癩子。有一天，他患了重感冒，發燒，我勸他休息了。這時他同村一個叫蓋勤的積極份子告訴我，他得病是因為「心裏太好」，「格摸」事，太操心」的緣故；當他在這裏開會的時候，心裏還老惦記着家裏那十一個民兵，同那六支步槍，甚至於吃不下飯，睡不好覺。

蓋勤還告訴我，劉俊英的辦法多，他領導鬭爭地主，問口供的時候，把地主一家分開來過堂，結果不打人也可以問出很多東西來。劉俊英時常勸他們：『你們別聽地主哭，別聽地主說，聽了就要上當，他衝你哭，你一脚把他踢開。』

聽了這些事情，我從心裏喜歡劉俊英這樣一個人，同時很擔心他身體，我懷疑他有肺病。後來聽他自己說，他在十幾歲的時候，給地主抗活，累得吐過血，一直到現在，只要多說了一點話，痰裏還帶血絲。

他發燒的那天，我去參加了那正在進行的評功大會。全區一百幾十個幹部當中只提

出了兩個記大功的人，其中一個人就是劉俊英。大家討論得很熱烈，有些被提出記功的人一討論就被大家取消了名子，也有的由兩次小功被大家改成了一次小功。到了討論他的時候，大家都嚷着說：『劉俊英行，他的好處太多了，說不完。』沒有一點異議，馬上通過了。這給我很深一個印象；他在羣衆當中有很高的威信。

這次大會後，雙河建立了區農會，劉俊英被選爲區農會的組織委員。以後工作隊從雙河轉到白城去消滅『夾生飯』，工委讓他也帶着一個小組去幫助工作。我們雖不住在一個屯子裏，彼此見面的機會却不少，一碰見他，我就總要拿一些在他認爲是常識的問題去問他。後來我把這些材料整理好了，又找着他讀給他聽，讓他加以修改補充，他從來沒有嫌麻煩。只是有一兩次，我猛然發現他精神不行，談話氣都接不上，才勸他停止；我記起他談話多了痰裏帶血絲的話，心裏感到很不安。

消耗他體力的結果，知道了以下這樣一個故事。

四、他的幼年

劉俊英九歲的那年，他爹生瘡，不能出外幹活，家裏沒有吃的，他媽同他兩個姐姐

出外給人家辦草，媽一個人包一條壠，兩個姐姐共包一條壠，他就在家侍候爹。

爹的病總不見好，想去請個先生來看看，沒有錢，怕先生不肯來；旁人家請先生看病，要大車套小車的去接，他們家離先生住的地方有三里來地，他們家又沒有車馬，怎麼辦呢？媽就對劉俊英說：

『這末着吧，咱們去求求先生，明天見了先生，我要你跪下你就跪下。』

第二天早晨，母子兩個去到先生家，先生還沒有起來。他們進了先生屋，看見他還躺在炕上，不敢驚動他。其實先生早已醒了，翻了一個身，看見炕旁邊站着的劉俊英母子，知道又是來求他看病的，就裝睡，又閉上了眼。

劉俊英的媽就連忙哀求先生說：

『先生，我家實在是沒有法子，把病人扎顧好了，我們一家都忘不了你。』

先生還裝作沒有聽見。劉俊英的媽一邊哀求一邊眼淚直淌。過了很久，先生才慢慢坐起來，連說不行。

沒有等媽說，劉俊英就跪下了，照他媽教的話說：

『先生，你去看我爹就像看我，治好了他，就是我們一家救命恩人。錢財總歸要

還你的。」

先生看劉俊英老跪着不起來，有點不好意思，打了兩個呵欠，說：

「孩子，起來吧，我去。」

這樣才算把先生接到家。那時劉俊英父親的瘡已經臭了，生了蛆，要動刀子往下割，治了好久才好，花了藥錢二百吊，拉了好大一筆「飢荒」。

給爹治病的時候，劉俊英同媽出去要飯。媽怕他心裏難受，對他說：

「咱們是實在沒法兒，要飯不爲低氣。」

說是這樣說，要飯的時候，却常有人這樣譏笑他媽：「你看你這人家還要飯！」再不是就說：

「別要飯了，去找個搭伙的，找個拉幫套的吧！」

劉俊英爹的病剛好，媽又病倒了，剩下他們姐兒幾個，餓的沒有法子，劉俊英就跟他大姐出去偷苞米。

他們正在動手，還沒有偷着幾個，一下就被看青的抓住了。看青的給他們好一頓揍，還說要把他們送到甲長那裏去。聽了這話，他們姐兒兩個嚇得兩天不敢着家，躲在

地裏，每天只燒些苞米吃。後來，劉俊英的爹出來把他們找回去，帶他們去給看青的磕頭賠禮才算了事。

過年了，有錢的人家買酒買肉，接神，放爆竹，十分熱鬧，劉俊英家還是冷清清的；他家除了炕頭那個裝了一些爛棉花破鐵的黑色躺箱，牆邊一口缸，同灶上一個鍋以外就啥也沒有了，哥兒們幾個一人披一件破汗榻，紮一個麻袋片兒，蹲在沒有炕蓆的土炕上，西牆那個窗洞上糊的紙也破了，風只往屋裏吹。

「三十」白天，劉俊英的媽出去要回了一些小米、鹽，同黃麵豆包。一天要來的飯還不够全家一頓吃的。

到了下晚，劉俊英向他父母說：

「人家撒餡兒包餃子，咱們怎不包呢？」

他父親嘆口氣說：

「擱啥包啊，咱們睡覺吧！」

全家只有躺下睡覺。過年，該燒個暖炕了，灶裏五六天沒有進火，炕沒有燒暖，反而冒了一屋烟。

第二天，『初二』早晨，人家挨家拜年，磕頭，也沒有一個上他們家來拜年的。劉俊英的媽打發劉俊英出去弄年去。他繫一繫麻袋，拖上了破鞋，就出去到熟人家去磕頭。



『。冷巴雞嫌不，子孩這看你』

後來，他到了一個地主家。

地主看了看他身上的麻袋片，大聲說：

『你看這孩子，不嫌雞巴冷。』

不知那地主忽然怎樣一下看見麻袋上的一個虱子，接着大驚小怪的叫起來：

『看你這一身虱子！這末冷，虱子都沒凍死，快回去吧！』

劉俊英心裏非常生氣，想：

『我給你們拜年，你們還嫌我有虱子。』
他一句話不說，轉身就回家了。

五、長大

劉俊英十歲那年，大姐出嫁了，過的禮錢還了他家的『飢荒』。

他從十一歲起，就同二兄弟一起給人家放散豬，輪家吃飯。到他十四歲，就改成了抗活放豬。

他在十七歲的時候當了半拉子，幹的是鋤草、扛麻袋這一類的活。地主給他一個月五塊錢，講好到秋十個月一共五十元，如果幹不到頭，兩個月扣一個月工錢。當時劉俊英同地主爭了兩句，希望工錢多給一點，地主馬上把眼睛一瞪，說：

『你不幹，當勞工去！』

劉俊英只有不做聲了。

這個活真不好幹，地主動不動就罵：

『他媽拉個×！你不好好幹，下年貴賤都不能要你！』

或者威脅他說：

『你不幹，你出我門口就得餓死！』

他二十二歲那年冬天，母親病死，他爹領着他們哥兒們四個頂房兒。他在家賣零工，租了一畝地種，三個兄弟出外抗活。後來大家掙了一些錢兒帮他訂婚。



來下掉上梯虎老從

有一次，劉俊英打着糧食袋子上老虎梯，把糧食運到板倉裏去。他體質弱，力氣小，一連打了兩袋，氣就喘不過來，心裏發慌。到打第三袋的時候，他體力實在不能支持，脚上又穿的是一雙靴鞢，還沒上得去，刺拉一下就從老虎梯上掉下來了。眼裏一黑，馬上就吐了一口血。

他心裏想：

『這樣不成。』

第二口血就往自己肚子裏嚥。

他病了，這個活就沒有幹到頭，後來算賬地主把工錢扣去了一半。

他從二十歲起，在小麵舖給人拉白麵磨，一做月一，一個月算一個月工錢。

他二十三歲那年去了一次勞工，幾乎沒死掉。這件事後面再說。

後來他結婚了，在八月裏他結婚娶了媳婦。媳婦叫徐金鳳，小他六歲，勻潑俏兒，片兒兒答腔的，像沒不說。他會幹活，會弄人，菜鳥話講得挺笑。是個老實的勞動婦女。

以後不久，他就帶著女人，帶著三、老四兩個兄弟一起搬到了陶城，住在白土崗子。蕭家屯他丈人跟前，租了兩畝地種，主要還是靠賣工夫過日子。

六、去勞工的故事

劉俊英二十二歲那年冬天，全家搬到雙城正藍旗三屯，在那裏一直沒有落下戶。第二年要勞工，三屯有一個劉木匠攤上了。劉木匠是大地主鄭廣有的表弟，他聽見了這消息，就去求鄭廣有幫忙。鄭廣有答應了他幫他想法兒。

原來劉木匠在村子裏別人管他叫劉二。鄭廣有到區上去了，對區長李永奎說：

「這次要劉二，咱屯子裏還有個劉二，他叫劉俊英，就讓他去吧。」

鄭廣有出了這樣一個主意，李永奎當然沒有個不答應的，馬上就打發跑道的送信去要劉俊英。劉俊英從跑道的口裏聽說派了他勞工，還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到了區上，

見着李永奎他發問：

「大叔，我撿了啥？」

李永奎點頭說：

「是呀。」

劉俊英心裏想：

「『戶口』一直沒有下來，要『通帳』我也沒有，啥也領不着，要勞工還能不按『民籍』要？」

他就向李永奎說：

「大叔，我『通帳』、『戶口』又沒有，怎麼攤到了我呀？」

李永奎也不回答問題，只說一聲：

「可不是攤到了你。」

劉俊英央求他道：

「你不能幫我說說？」

李永奎把臉一沉，說：

『我幫你說？這有人家來的公事。』

劉俊英再不敢駁辯，就回家了。

劉俊英全家聽見這個消息，都很發愁，因為他身體太弱，都怕他去了活不了。

他爹想了一想，說：

『我去吧。』

劉俊英說：

『爹，你歲數大了，還是我去。』

老二說：

『哥，你單單薄薄，老開個毛病，去了還不死嗎，讓我去吧。』

劉俊英怎麼也不答應，拿一雙筷子同一個碗，打了一個小包。大姐同二姐一個人給他送點錢，另外，二姐還給他拿了一盒烟捲兒，他就這麼去了。

到了區上，又不知怎的把他名子寫成了『劉德一』。區上的職員讓大家排着隊點名，都招呼完了，到後來招喚『劉德一』，就沒人吱聲，一看，光剩着劉俊英一個，那職員就問他：

『你叫什麼名子？』

他回答：

『劉俊英。』

那職員又問：

『劉德一是誰？』

他看着那職員說：

『誰知道！』

那職員就瞪他一眼，說：

『你就頂劉德一吧，記住以後叫劉德一你就得吱聲兒。』

他不敢辯駁，就只有由他把名子改成了『劉德一』，跟去了。

勞工攤在雙城東邊的周家站。劉俊英同大夥一樣，每天白天挑一天土籃子，晚上就睡在老涼舖上。他鞋破了，光着腳挑土籃，把腳也走壞了。

劉俊英一到舖上就恨鄭廣有，想：

『窮人不算人！這樣一天天受罪，多啥能到頭？』

他一心只盼日本倒，日本倒了，那時怎樣也去當一個兵，報鄭廣有的仇。

這樣幹了半個月，他就病了，每頓飯前窩窩頭，別人嫌不夠，他却覺得辣得吃不下。實在挑不動土籃子了，他就向大隊長要求改成打更，他們還逼他下了五天場子。後來他越來越不行了，大隊長才答應他去打更。這時，他連這個也幹不了，他完全病倒，發燒，眼看就要完了。

大夥就向大隊長要求把他送回去，讓他死在家裏。大隊長讓他家來一個人換他。大伙帮他捎信回家，他叔伯大哥來換了他，才把他抬回去了。家裏給他熬小米粥吃，養了幾個月，才慢慢好起來。

七、『八一五』

『八一五』後，劉俊英在屯子裏聽到一個消息，說是八路軍過來了。在這以前，他就常聽見從山東過來的人說，關裏八路軍怎樣好，怎樣幫大夥減租，跟窮人站在一邊辦事。

他三兄弟叫做劉俊清，這時已經長得和他一般高矮，比他還要寬一些，劉俊清在他兄弟們當中身體算是最好的。聽到八路軍過來的消息以後，他就對劉俊清說：

「八路軍來了，你當兵去吧，咱們受了一輩子氣，這回報仇！」

劉俊清恰好也最樂意去參加，當然完全贊成哥哥的意見。後來他們打聽到雙城縣裏去了八路軍，八路軍進街第七天，劉俊清就趕去參加了。

八、分地

光陰過得很快，一轉眼就到了一九四六年的冬天。有一天，蕭家屯來了一個叫吳景林的，他原來是八戶屯的幹部，大家都稱他做「打地委員」，他對這裏老百姓說：

「八路軍給窮人分地了，咱們這裏也分地吧。」

有人問：

「怎麼個分法呢？」

他回答說：

「讓有錢人家把地拿些出來，再「配給」大夥。」想了一想，他又補充了一句，「家裏有參軍的可以挑地。」

劉俊英在一旁站着聽，覺得這事兒挺不錯，就等着要地。幾天工夫，也不知怎樣拿

出了幾家地主的地，反正是和和平平，大家都當做是官家『配給』地，半信不信，又要又害怕，於是都本着『打地委員』說，給什麼地就拿什麼地。劉俊英是『軍屬』，『打地委員』就讓他挑地。

他想：

『能挑，就要點好地吧。』

他知道有一家叫范久祿的地主的地好，就向『打地委員』說：

『我要老范家的地。』

『打地委員』就分給他范久祿家地兩畝，餘外再分給他鄒祥家地一畝六畝。他一家連參軍的三兄弟在內，一共四口人，算是一人分了九畝地。

地雖說是分到手了，劉俊英和大夥一樣，心裏却有點害怕起來。

這時候，一個叫韓鳳的大地主到處造謠說：

『看你們分地吧，『中央軍』到了拉林，哈爾濱也有了。』又說：『八路軍打不過

人家：八路軍的槍支抵抗不住人家火箭砲同飛機。』

劉俊英聽了這話，更覺得害怕：

他又尋思：

「要是「中央」真過來了，咱們這非要腦袋沒治！」



這「革命國家」替窮人分地，就怕像老韓說的，抵不住人家，成不了功，好家人住不抵，的說韓老像怕就，好。

「這「革命國家」替窮人分地倒是挺好，就怕像老韓說的，抵不住人家，成不了功。」

他心裏很替「革命國家」擔憂，又沒有辦法可想。後來劉俊英說他自己這個時候是沒有覺悟，腦瓜筋沒開。

在這個時候，屯子裏窮人開會，他每次都去，只是坐在一邊聽，不敢講話。他分了老范家兩晌地，按理老范還得給他兩晌地的租子，他也沒敢去要。

九、三兄弟「激將」

正在這個時候，劉俊英的三兄弟劉俊清因為長疥，從部隊上掛了號回家來治療，順便也看看家裏情形。兄弟們相別一年多，見了面自然很高興，不必細談。劉俊清在部隊

上這一年多知道了許多新鮮事情，學會了許多新鮮道理。他回家不久，有一天，和劉俊英談天，談起屯子裏分地的情形，他問：

『咱們劈的誰家的地？』

劉俊英回答：

『范久祿兩晌，鄒祥一晌六。』

劉俊清說：

『老范家那地好。』

劉俊英說：

『那是人家優待參軍的，讓我挑的。』

劉俊清點點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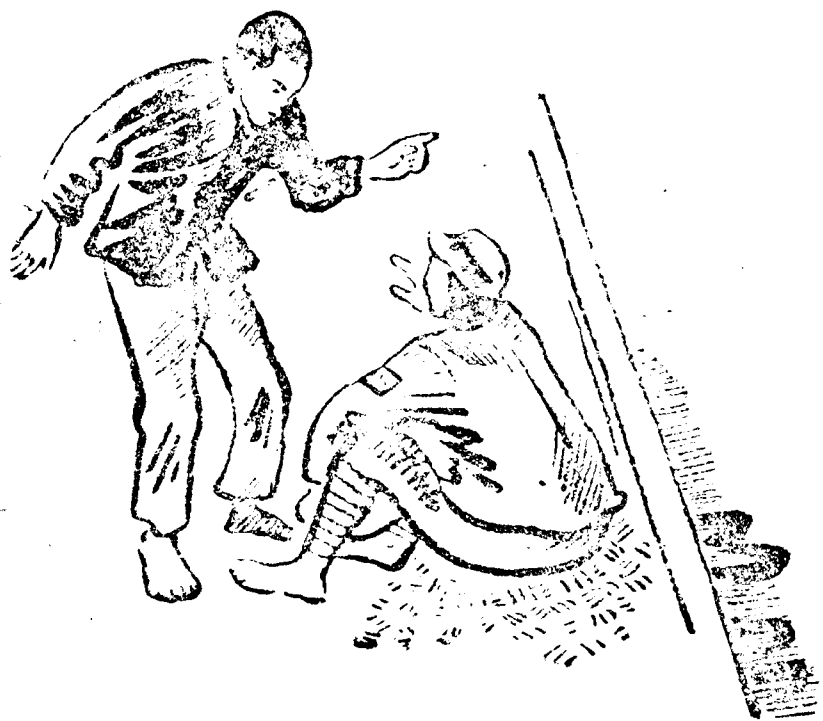
『是啊，咱們今後得好好侍弄這地才對得起人家。』

聽三兄弟這一說，劉俊英歎了一口氣。劉俊清問他爲什麼。他就老老實實把自己心裏害怕，沒敢去要租子的事告訴了劉俊清。劉俊清有點生氣，問：

『你怎不敢要他家租子呢？』

劉俊英一時不知怎樣回答好。劉俊清接着就往下說：

「哥，原先你是怎窮的？我參加爲的是啥？我參加是爲窮人，爲大夥，也是爲咱們自己不挨餓。你還害怕啥？大地主就光剩個筋沒抽咱們，你不記得你讓我去參加的時候



！去要去就上馬我

你是怎麼對我說的？」

劉俊英在心裏說：

「我自己說的，怎不記得呢，「咱們受了一輩子氣，這回報仇！」」

他聽三兄弟這樣一說，越想越火，站起來說：

「我馬上就去要去！」

劉俊清還怕他沒有決心，想了個「激將」的法子，故意激他說：

「你敢去呀？看你能不能拿回來？就怕人家說三句好話你就軟了。」

劉俊英聽這話，很生氣，大聲回答：

『決不能！』

十、牽馬

第二天早晨，劉俊英找人借口袋去要租子，有些人怕范久祿，連口袋都不敢借給他。最後他總算找到了一個口袋，提了一根棍兒，就往老范家去。

老范家離他家一里多地，不一會就到了。狗一咬，老范走出來。看見是他，老范忙裝做殷勤，把他邀到裏面，在院裏先就大聲喊：

『地東來了，快給劉大叔燒壺水！』

劉俊英記住了三兄弟的話，怕上地主的當，連忙推辭說：

『我犯病，不喝水。』

到屋裏，老范又讓他吃飯，他也不吃。

老范媳婦捲一隻烟，親自吸着遞給他。他接過烟來就開了口：

『今天是爲租子，我要租子來的。』

老范一聽，心裏慌了，却笑着說：

『行呀，你忙不着。』

劉俊英搖頭：

『我等着吃。』

老范還想推，說：

『晚兩天不行？』

他回答得很乾脆：

『不行！』

老范臉上也不好看了，但又不敢發作，勉強裝笑說：

『地東這末邪虎！——你先拉二斗黃豆去怎的？』

劉俊英已經把臉撕破，就越來越堅決，回答說：

『黃豆是餵馬的，我不要。你都得給我！』

老范看他這樣硬，一下沒了主意，就到外屋去和自己老娘核計，一會他轉來，對劉俊英說：

『給你一個老母豬行不行？』

劉俊英想了一想說：

「不要。」

「給你一個大錠要不要？」

「都不要！」

於是老范又出去和他媽核計半天，進來說：

「這末着，咱跟你劈馬吧。」

劉俊英一聽，心裏就有些尋思，問：

「什麼樣的馬呀？」

他們從大玻璃窗往外看，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院裏那幾匹騾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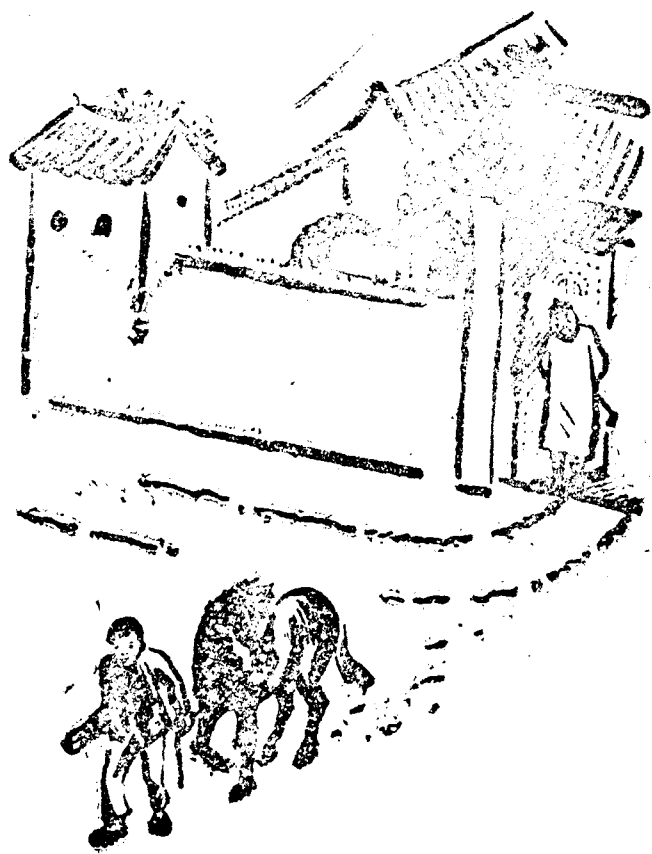
老范指點說：

「南頭的那騾子，合三石糧；你要那老「刻」馬（註：母馬），合兩石八斗糧；那

匹青驢馬，合兩石九。」

劉俊英仔細一觀察，原來他也知道老范家幾匹馬的好壞，他看中了那青驢馬，但他怕老范有什麼陰謀詭計，就說：

『你同我玩兒滑舌子，我不要馬。』
老范急了，連忙說明沒有那意思。他們就核計那青鬃馬。劉俊英說牽走青鬃馬兩不找，老范硬要算成兩石八。劉俊英說：



從地主手裏牽過那匹青鬃馬
慢慢往家走

『我牽你的馬，你會說我是胡子。』

他從地主手裏牽過了那匹青鬃馬，慢慢往家走，路上的人向他打聽，知道了他怎樣從地主家牽回馬，都說他真敢幹。有的人看看那馬，說馬還胖；有人說馬只有十一歲，

『我找給你半升也不幹！』

老范又同他媽核計了一陣，說：

『行啦，你去牽去吧。』

劉俊英一想，怕他使花招，說：

『我去牽？好像是我搶你的，你去牽來吧。』

老范笑他說：

『你膽兒小。』

劉俊英回答：

顯出很羨慕的神氣。白土崗子算是第一次有人和地主撕破了臉，這不是一件小事。

他到了家，三兄弟同他女人都迎了出來。看見馬，女人頂高興，三兄弟還說他吃了虧，認爲這馬值不了兩石四，地主至少還得找給他三四斗糧。

劉俊英回答說：

『行啦，咱們一輩子也沒養過馬，有個馬多好！』

他女人馬上就去借鋤刀，他去找草，馬上鋤草餵馬。第二天，這青鬮馬就幫他去拉柴草。

過了幾天，三兄弟對他說：

『這如今好了，地有了，馬也有了，我的病也快好了。我得回本隊去了。你在家好好生產，不用掛念我，遇事你得大胆幹，啥也不要怕！』

於是劉俊清就高高興興回到部隊上去了。

十一、當了幹部

自此以後，劉俊英一人上地主家牽馬的故事在農民當中傳開了，從這件事大家看出

地主可以鬪，鬪了也沒有什麼可怕的，慢慢也都大胆起來了。

不久，雙河區的工作到八戶一帶工作。有一次，在龔家油坊開會，劉俊英也去了。工委已經知道了他的事情，開完會後把他留下，讓他講講他的過去。他就一五一十把自己從小到大所受的苦處都對工委說了。

工委問他有什麼『臭根』沒有，他說：

『我沒有幹過啥，就是要過飯，看牌只會看對兒胡。』

當時他忘了講一件事，就是在很久以前，他曾經同十五六個窮人磕過頭。過了幾個月，他想起了這事，又自動把這個『臭根』挖了出來。

不久，他參加了農會，在農會裏當了政治委員。

十二、老疙疸參軍

這時候，區上正在動員一批人參軍。政治委員的工作除了調查胡子同壞蛋以外，也幫助動員參軍。劉俊英初次做這類工作，一連兩天還沒有動員出人來。晚上他回家，顯得悶悶不樂。

他的四兄弟老疙疸大膽知道他心事，就問他：

「大哥，你勸到幾個呀？」

他搖頭，回答說：

「我一個也沒有勸着。」

老疙疸說：

「你老勸別人，我去吧，我可樂意去。」

劉俊英仔細看他一眼，他比自己長得矮，可是結實，這時他已經十八了。劉俊英原先沒有想到他，他這一說倒真提醒了劉俊英。劉俊英問：

「你真願意？」

老疙疸回答：

「可不真願意。」

劉俊英說：

「我看你去可好，去吧！老三去了，你再去，對咱們家裏也光榮。」

兩兄弟這樣一談就妥了。由劉俊英的四兄弟這一報名，第二天屯子裏就有四個青年

跟着報名了。

十三、夫妻比賽

劉俊英把老疙疸送走不久，就開始安排種地的事。這個冬天，他已經積了一個大糞堆，他女人把馬也餵得挺好。一天，他看見女人正在餵馬，心裏就有了一個打算。他今年除了好好種那分來的三畝六畝地外，另外還起四畝「二荒」。當中拿一畝二種穀子，一畝二種苞米，八畝小麥，八畝黃豆。這樣就又引起他一個念頭，他就對女人說：「你把馬侍候得挺好，以後還要好好侍候。今年我還想起四畝「二荒」，咱倆還得比賽呀，你看好不好？」

女人就問：

「咱倆比什麼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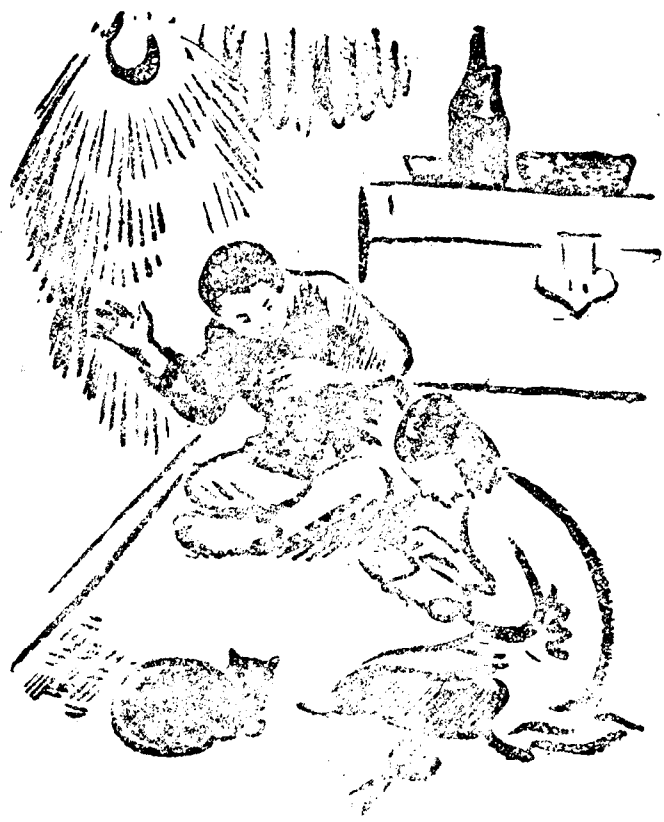
劉俊英就把自己的計劃告訴了她，說：

「咱倆要比賽儉省，儉省就沒有窮人；比賽咱倆誰上外半拉餘富的工多，好比擻槎，我就不往裏添工，還能往外餘富幾個工；翻地，我也能餘富幾個工，地我還都好好

劇。小麥同穀子可得你好好弄，看這兩捆地你也能往外餘窩幾個工不？」

女人問：

「還有呢？」



夫妻訂比賽計劃

裳穿。」

劉俊英笑了，說：

「你看你樂意穿什麼吧。」

女人有點不好意思了，待了一會說：

「就沒穿過士林布布衫兒。」

劉俊英說：

「行，別說士林布布衫兒，你要是好好幹，好好生產，到秋穿棉袍還有啦！」
女人好像還有點不信，說：

「你說話抵一句話呀。」

劉俊英回答：

「反正我不能胡弄你就得啦。」

他女人本來就很會幹活，從這次比賽後，雖然她肚子裏已經有了三四月的孩子了，比從前更加勤快賣力了。後來到夏天，她生產以後，孩子才兩個月，真的還去給軍屬薅草。她並且把村裏十七八個女的組織到一塊，做了一些紡車，把鬪爭來的棉花拿來紡綫。這都是以後的事。

十四、組織生產小組

三月裏，劉俊英去參加了縣裏召開的一個春耕生產動員大會。這個大會一共去了五六百人，在電影院裏開了七天會。縣長對大夥講話，一開始就勸大家應該勤儉，好好種地，發財致富。劉俊英聽了很高興，這不正是他和自己女人談比賽的時候說的一些事嗎，這個他完全樂意幹，一定能辦到。後來縣長又勸大家怎樣組織起來，編生產小組，互助等等，他看有的人就拿鉛筆往小本上記，他不識字，就只有把這些話死死記在心

裏。

回屯子後，他就去找村長吳守才核計。吳守才是個種地的能手，生產本來就積極，聽他的話自然表示贊成。劉俊英說：

『我有一匹馬，你贊成，咱倆就先搞起來，慢慢再找別人。』

吳守才說：

『好，你說說怎麼個搞法呢？』

他想了一會，說：

『這樣吧，兩人工換三馬工，誰沒有人手，到秋後一晌地給五斗五升高粱，或者給錢也行。咱們先領導，把地侍弄得快，比賽着幹，啥事搶先，多剷多蹣，做個模範，別人看着好，就會來參加了。』

吳守才說：

『這樣幹，我能行，就這末辦吧！』

於是他們兩人就把兩匹馬合在一塊堆兒，一早，黑古弄的就起來下地幹活，開拉子，剷渣子，送糞，幹得非常起勁，不幾天就有一個叫傅榮槐的要求加入了。

他們的地在全村比誰都鑿得早，一直到他們翻過了地以後，別人才開始鑿；他們在『穀雨』前就種上了大田，算比別人早了五天。這樣一來，同村的人都覺得他們這樣幹法挺好，就又有幾個人報名參加他們小組了。一天一天參加的人多了，就編成了三個小組。

最後就剩劉俊英同屋對面炕上住着一個叫王兆鈞的二流子沒參加，這人過去是以炸麻花爲生，不願意好好種莊稼。劉俊英就同吳守才商議改造他，想怎樣改造他的辦法，劉俊英說：

『咱們先給他把地鑿上，感化他。』

吳守才說：

『這辦法好。』

他們這小組就悄悄把王兆鈞的地鑿上了。王兆鈞先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後來打聽出來是劉俊英同吳守才的生產小組幫他幹的，他就跑去感謝他們，而且說：

『等往後我也加入你們的模範組，我就是沒有吃的覺得困難。』

吳守才說：

『沒吃的，我借給你吧。』

王兆鈞那句話原是隨便說說，沒想到吳守才答應借吃的給他，不好意思，只有參加了。因為他的決心並不大，所以幹了幾天，就有點不起勁了。

吳守才同劉俊英一商量，兩人同意還是想辦法繼續幫助他。剷地的時候，王兆鈞幹的不够七分工，大夥給他記七分工，他不好意思，就幹得起勁一些。大夥馬上就給他長到記八分工。王兆鈞感到不安，對大夥說：

『大夥這樣待我，真使我有點愧溜兒，我更得好好幹，再不好好幹，就不能拿我當待了！』

以後他就下了決心改造，真的硬幹，遇事不落在大夥後頭。割麥的時候，王兆鈞沒有種麥，也自動和大夥換工，說：『你們有麵吃，我也有麵吃。』

十五、勞動英雄大會

有一天，區工委親自牽着十幾匹馬，馬腦瓜頂上都戴着花，來到了白土崗子。大夥圍攏去，問是怎麼一回事。工委說：

『這些馬是送到縣上去的，將來拿來獎勵勞動英雄，誰當了英雄就得一匹馬，你們看這些馬好不好？』

大夥都笑了。

工委牽着馬往前走，回頭向大家說：

『大家好好生產，搶勞動英雄，當個勞動狀元吧。』

過了七八天，縣裏果真開了一個勞動英雄大會。劉俊英是雙河區的代表，他去參加了大會。主席讓他報告，他不會講話，只把自己做的事情說了一遍。大夥覺得他幹得挺好，就把他選成了第四名勞動英雄。

在發獎的時候，前五名英雄又都要講話。輪到了劉俊英，他看着台上那三塊準備秋後發獎的大匾，想了一會，就說：

『各位勞動哥兒們：

這還不是搶狀元大會，到秋後，誰多打糧食，誰就搶三塊大匾！從今後，我們要比賽多割多踰，多打糧食，看到底誰能抬匾回去。完了。』

五個人先後講完了話，縣長走過來，給他們一人戴了一頂草帽，胸上戴一朵大紅

花，發給每人一個獎狀，一個大犁，一條鐮，五塊豆餅，四斗高粱米。隨後又讓大夥照像，五個頭等勞動英雄排成一排，盤腿坐在前面。照完像，學生們又跳勞動舞給他們看。



前五名英雄騎馬領頭

以後是挑馬。一共是二十四馬，又讓五個頭等英雄先挑。挑中了，由縣長親自牽過來遞到每人手裏。這時候學生們就在一邊吹洋號，打洋鼓。

挑完了馬，大夥騎馬遊街。人真多，足足站了有半截街；頭前是三個大匾，以後是洋鼓洋號，再以後就是勞動英雄們，前五名英雄騎馬領頭，最後面還有學生們，同旁的許多人。街上站滿了看勞動英雄的男男女女，真是熱烈，真是光榮！

第二天，劉俊英就回了家。他在村裏開了一個大會，向大夥報告這幾天在城裏開勞動英雄大會的情形。這回他可會講話了，最後他對大家說：

『我得的這匹馬，大夥都可以使。我得了模範，並不是我一個「磨」了回來，是一區幫我「磨」了回來；我一個人怎麼幹也不行，什麼事還得靠大家。勞動英雄大夥誰也能當，到秋後大家都搶狀元去！』

十六、挖壞根兒

五月間，縣裏派一個工作隊到雙河來幫助消滅『夾生飯』。工作隊到了蕭家屯，辦了一個訓練班，讓劉俊英同另外十幾個積極份子都參加了，每天天黑在屯子外邊上課，工作隊給大夥講翻身的道理。一共上了十來天課，劉俊英學會許多道理，腦瓜筋也更加開了，從這時候起他就跟工作隊一起工作，把本村的地主鬪了，又去幫助別村的鬪爭。這兒說他在白土崗子挖壞根兒的一件事。

八戶屯有一個叫張殿祥的老頭，常在暗地裏造謠言，說怪話。有一次，屯子裏一個叫袁俊的，從張殿祥家門口走過，聽見張殿祥正在屋裏說話，說什麼『這一幫官胡子，扯王八蛋，儘搶人東西……』下面沒有聽清楚。袁俊就去找劉俊英，說：

『屯子裏有壞根兒啦。』

他把聽見張殿祥說的話都告訴了劉俊英。恰好前幾天劉俊英也聽見旁人報告張殿祥講幹部都是胡子頭，心裏很懷疑，現在又聽見袁俊的話，他就告訴袁俊注意張殿祥一點。

袁俊走後，劉俊英細想張殿祥最近的行爲，自言自語說：

『讓你幹去吧，看你能幹多少日子，你總得幹沾！』

那正是剷草的時候，大夥變工，張殿祥也參加在內，變工組當中還有張殿祥一個外甥，叫白春生；白春生是屯裏的積極份子，一向表現很好，劉俊英很了解他。劉俊英突然想到了一個主意，就去找白春生。

兩人見了面，劉俊英向白春生打聽張殿祥最近講了一些什麼話。白春生過去聽見張殿祥罵農會幹部『光烏拉草餵牛，熱和嘴』；有一次，白春生的三兄弟想去參加民主聯軍，爲這事白春生會去問張殿祥的意見，三兄弟到底該不該去，張殿祥回答：『誰知道！要攔我，我不讓他去，去一個死一個，堵了砲眼有啥好處，我要有兒子就不讓他去。』白春生把這些事都告訴了劉俊英，問劉俊英該怎麼辦。

劉俊英說：

『我看他不是好人。明日你們剷地去，想個辦法套弄他的事情。你是他外甥，他說

話不背着你，注點意。」

第二天，大夥給袁俊劃地，白春生故意挨着張殿祥，引他說話，白春生裝着對鬪爭不滿意，說：

「咱們往下得留一步了，別老這麼來。」

張殿祥不知道這小組的人統統都不和他一條心，馬上就說：

「是啊，八路軍不能常在，咱們別沾包。」

「是啊，要留一步。」

另外幾個人也假裝附和着；

白春生說：

「鬪爭地主，把人家啥都拿走，可不太好！」

袁俊也跟着說：

「真不假，別這麼幹了，再這麼幹，「中央」過來會要咱們腦袋了。」

過一會，白春生又故意提起那個在偽滿當過區長，國民黨地下軍的參謀長鄒祥，在白土崗子被羣衆槍斃的事兒，說：

「聽了鄒區長，『中央』過來，咱們這一夥罪都大，全家說不定都要開斬。」

聽到說鄒祥，張殿祥顯得很難受，眼淚都要掉下來了：

「你們年輕人是要積一點陰功，別照我老張頭這樣學，也別照劉俊英、吳守才這幾
個學。」

白春生就順着他說：

「他們這幾個是不好。」

張殿祥很生氣的說：

「他們確定是大壞蛋！『中央』過來一定會先拉他們幾個的腦袋，大人小孩一個不能留！」

接着他又歎口氣說：

「鄒祥死了，去了我半拉身子。」

白春生問：

「三姑父，鄒祥死了，怎麼是去了你半拉身子？」

張殿祥想了一想，回答：

「咱們倆最相好。你們留一步，別學那些人，別看他們今天打腰，一出頭的樣子先爛！」

又過了幾天，大夥給白春生劃地。在休息的時候，張殿祥悄悄對白春生說：

「中央軍」到了南屯了。」

白春生裝作很害怕。

張殿祥又說：

「不要緊，我担保你，我認得人。」

白春生裝作很高興，問：

「三姑父，你怎能担保我呢？誰是你朋友？」

張殿祥就說：

「我認得王守謙，他爹同我磕過頭。」

那王守謙是中央胡子「第三軍」的軍長，那時已被民主聯軍勦匪部隊打跑，白春生問：

「他現在哪兒？」

張殿祥說：

『他們都上裏面兒啦，不多日子就要過來。』

說到這裏，他臉上顯出得意的神氣。白春生又問：

『你官兒不小吧？』

張殿祥笑了：

『那裏！我就當個參謀長。』

白春生裝出很羨慕的樣子，說：

『你怎麼不跟他們去呀？』

張殿祥回答：

『我到歲數啦，留在地方活動活動。』

白春生就要求他說：

『你當官兒，我明日給你掛匣子去。』

『只要你能和我一條心，爲後三姑父接了參謀長，管保讓你做一點什麼事。』

白春生想了想，又接作着急的樣子問：

『他們不要不識字的吧？』

張殿祥連忙說：

「不識字也中，只要體格，你給我掛匣子能行。」

晚上，白春生就去把這些話報告了劉俊英。劉俊英就找來吳守才、袁俊，一共八個人，到屯子東頭樹林裏開了個小會，討論怎樣去抓張殿祥。有人還不放心，怕抓來沒人作主，萬一放了他，他會同大夥記仇。

劉俊英說：

「不要緊，咱們大夥作主，先抓住他再說。」

第二天晚上他們抓住了張殿祥。剛抓住他的時候，他還問大夥：

「我沒啥事情，爲什麼抓我？」

白春生說：

「你昨天同我說什麼來着？」

他知道事情壞了，說：

「我算上了你們大夥的當，讓你們「特務」去了。這也怨我個人，我沒有看好這國家，不知道大夥的心。不用打我，我自己說。」

十七、鎮壓地主翻把

七月中旬的某一天，阿城有些傷兵上了地主們的營，被地主們挑撥，在街上追打進城抓壞人的農會幹部。這個消息傳到了雙河區，官兒屯一個被鬪過的地主謝廣信馬上進行翻把，向屯子裏人說：

『城裏傷兵暴動了，那都是國民黨，正在打農會，打工作隊。』

謝廣信有個叔父叫謝老八，傷兵打農會幹部的時候，他正在城裏，乘機他也同傷兵一起，抄着棍子，向他遇到的任何農民追打。打完了，他就趕回官兒屯，同謝廣信一起，連絡謝廣信的姑爺馬癩子在一起商議，馬上去抓起官兒屯的農會幹部，等『中央』一打過來，謝老八就當團長，馬癩子當參謀長，謝廣信當營長。

官兒屯的幹部聽見謝廣信的謠言，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當謝廣信幾個來抓人時，一下就都嚇跑了。結果，謝廣信只抓住了兩個農會會員。

阿城的政委這時正在雙河區，聽到官兒屯地主翻把，把幹部嚇跑了的消息，就同區工委商量派一個立場堅定，有魄力的幹部去官兒屯處理這事，他們決定派劉俊英去。那

天劉俊英本來已被決定去愛路屯工作，還沒動身，接到這個任務，他就帶了一個積極份子同兩個區中隊隊員趕往官兒屯去了。

劉俊英到了官兒屯，那些在河套子草裏蹲了一宵的幹部同會員先先後後又都回屯子裏來了。劉俊英就召集大夥開會，把抓住的三個壞蛋帶出來讓大夥過堂。

謝廣信三個只承認翻把，向幹部報復，自己想當『中央』的官，旁的不肯說。大夥看着謝廣信同謝老八不在乎的神氣，還似乎有些害怕，沒有什麼人敢說話，問不出什麼更多的材料來。

劉俊英看了這情形，心裏想：『不整死這幾個壞蛋，羣衆發動不起來』他就問大夥：

『他們是咱們什麼人？』

有幾個人回答：

『壞蛋。』

他故意說反的：

『不是吧。』

大夥就問：

「是啥玩意哪？」

劉俊英說：

「大反動派是不是？」

大夥又說：

「是。」

劉俊英往下釘一句：

「大反動派你們怎辦？」

大夥就不吱聲了。

劉俊英提高嗓子說：

「大夥想想，街裏傷兵打幹部，他們就翻把，打咱們窮人，綁咱們窮人，假設國民黨真來了，咱們不得讓他們砸死！這種人能不能留？」

很多人都回答：

「不能留！」

劉俊英看見當中還有幾個人不做聲，又加一句：

「有沒有人敢保他們，誰保護誰咬聲兒。」
 大夥聽這一激，來火了，說：
 「誰保他們，擱槍斃了他！」



「你們斃去吧，這事我負責任，沒有亂子……」

劉俊英說：

「大夥樂意怎麼辦就怎麼辦吧，反動派交給你們了。」

他就把自己帶來的兩隻槍交給羣衆，另外給了他們四粒子彈。旁邊有一個幹部不放心，說：

「材料搞好了沒有？斃他上級能讓嗎？」

會員們聽這一說，不敢往前走了。

劉俊英心像鐵一樣，一點也不動搖，對大夥說：

「你們斃去吧，這事我負責任，沒有亂子，上級不讓，有我一個腦袋够了。」

這樣把翻把的地主鎮壓下去之後，劉俊英又發現這裏農會不健全，許多過去有點要錢，『搞鬼』這一類毛病的窮人都沒讓參加農會，也沒分着果實。他就幫助整頓這兒的農會，增加了農會會員，這裏羣衆才真正發動起來。

十八、故事的暫時結尾

現在，這個故事必須暫時結束了，我要簡單的交代一下幾個與劉俊英有關的人物，而且大致介紹一下白土崗子他家的情形。

他的三兄弟劉俊清在今年夏季攻勢中參加了四平戰鬥，已經升了班長。八月尾，他們部隊勝利的返回後方，劉俊清請了三天假，回家看了哥哥一次。劉俊清比從前長得更加強壯了，他同哥哥一談，知道了家中這半年多的變化，他很高興哥哥的進步同老四的參軍。抓住一個時間，他還把屯子裏人找到一塊，給大夥報告前方打勝仗的消息。假期滿了，他就動身回部隊。劉俊英看見他那條黃軍褲舊了，就硬把自己剛買不久的一條黃卡機布褲子換給了他。後來我還看見劉俊英穿那條軍褲。劉俊英指給我看那條褲腿上被子彈穿過的幾個洞，並且告訴我他老三一次也沒有負過傷。

我也曾問過劉俊英關於老疙疸的情形，好像他告訴我老疙疸的部隊現在還駐在一面坡。老疙疸很喜歡部隊的生活，常有信給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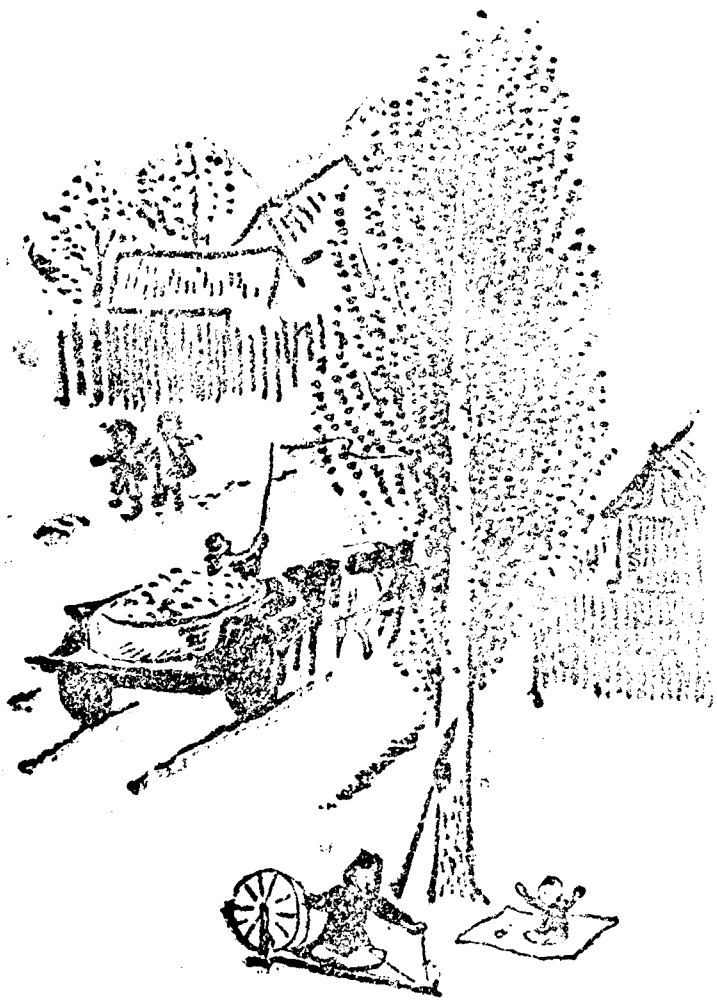
九月中旬，我曾同他去過白土崗子蕭家屯一次。我看見了他現在住的整潔的院子，裏面夾了一個小園，種了一些茄子同葫蘆，窗前還栽了一些山豆花。

從他屋內已經看不出他從前苦難的痕跡，炕上鋪着新蓆子，炕頭擱一個帶大玻璃鏡的紅櫃子，同一個半新的小半截櫃，紅櫃的玻璃鏡上別着他的勞動英雄獎狀，東牆上還貼着一張吳滿有的畫像，房子不大，却是乾淨，現在只有萬字炕上他母親留下的那個沒有光彩的大黑櫃還能引人想起他陰鬱的童年；這是象徵他過去的唯一物品。

這個有着一顆鐵一樣心的農民，這時像小孩一樣的高興，領着我去看他同吳守才合蓋的新房子。他告訴我，新房子的全部木料都是鬪爭果實。房子蓋得很堅實，房頂上已經鋪好厚厚的洋草，屋裏正在壘炕。他們打算今冬搬進去住。第二天我又同他去看了他的莊稼同小牛。

我也看見了吳守才同白春生，以及蕭家屯旁的積極份子，同坐在大樹底下一邊紡綫一邊查哨的婦女會員。白土崗子的農會正在開會，正在設法割除地主殘留的尾巴。我還

看見劉俊英的大姐，姐夫，同他二兄弟。他二兄弟一直住在雙城，翻身後也分到了土地，這次幫那邊農會來阿城辦一些山貨生產，順便來看看哥哥。那是一個結實的，不善於說話的年輕農民，我看見他，他正在院裏幫姐夫鋤草。只有劉俊英的女人同她母親到



蕭家屯

城裏買鹽去了，沒回來，因此就沒有見着。

我回想着劉俊英前前後後的遭遇，在這裏我又親自接觸了他所說的這些人物同環境，雖然我只是初次到這地方，待的時間也不長，我却已經對這裏變得很熟悉，什麼都感到很親切；故事裏曾經敘述到的過去的陰暗同現在屯子裏愉

快健康的氣氛相比，這一個晚上，使我真正感到了農民翻身後的幸福同快樂。

我爲了想更多知道一些劉俊英的情感同思想，曾經問過他那次處理官兒屯翻把的地主，當羣衆還在害怕，不說話的時候他怎麼想，他說：

『我不尋思別的，心裏就一個想法，怎麼發動大夥，把那壞蛋整死，讓大夥幹起來。那樣的壞蛋，留他幹啥！』過一會，他又補充一句，『那樣的人整死一個少一個。』

聽他的話，我感到他的心像火一樣的熱。

一個受人欺壓的抗活的，翻了身，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堅決的革命幹部，這故事是可以告一個段落了；但看起來，他的真正好故事才在開始，所以這裏只能找到一個暫時的結尾，暫時的結尾是這樣的：

他已經成爲中國人民的成萬的優秀幹部當中的一個，他正在成長，他還要爲大夥做更多的工作。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於哈爾濱



一個農民的真實故事

1948年5月再版 哈2001—7000

定價：600元